

青未了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随笔

星期三
2014.3.12

齐鲁晚报

A22-A25



▶ 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

【文坛名家】

聂华苓—— 唯一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 中国女作家

近闻西班牙等国人士提名袁隆平为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不禁想到聂华苓,她是唯一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女作家。

一个女子,有“三生三世”的经历,当是莫大幸福。聂华苓就有着这样的三生三世。她在好几种自传书的扉页都写着:“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大陆、台湾、海外,就是她的三生三世。2011年5月,台北举行了“百年文学新趋势:向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致敬”系列活动,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也成为台湾文学的一种象征,大陆、台湾、世界,都是文学的故乡。聂华苓也用文学时时刻刻告诉人们,如何去爱,不被政治意识形态、世俗成见、族群偏见所拘囿;而爱的苍白、僵化、狭小,才使得文学的创造力萎缩。

聂华苓1925年出生在中国,1949年和母亲等避走台湾,然而,1972年,聂华苓与美国著名作家、学者保罗·安格尔合作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选》(《Poem of Mao Tse Tung》),轰动西方文化界,尤其是美国汉学界。为了翻译好毛泽东诗词,聂华苓阅读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材料,而安格尔则大量阅读了近代中国历史资料,三四行诗,有时需要撰写整整两页注释。在台湾当局看来,聂华苓翻译毛泽东诗词并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亲匪”之举,她由此被纳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整整20年不能踏足台湾。聂华苓并不认同共产主义,但如同她所说,她“所认同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河山、中国人——炎黄子孙的中国”,而这种认同是跨越历史隔阂、党派纷争的。她正是从这一立场来翻译毛泽东诗词,并将毛泽东诗词包含的丰富内容成功传达给了世界。

对文学跨越国界力量的理解,使聂华苓在1967年与安格尔一起将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扩展为“国际作家工作室”。爱荷华大学原先的“作家工作室”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文坛很多举足轻重的作家是从这里走出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年代,对有些作家的邀请有时无法得到学校充分的经费支持,聂华苓就自己

□黄万华

聂华苓用文学时时刻刻告诉人们,如何去爱,不被政治意识形态、世俗成见、族群偏见所拘囿;而爱的苍白、僵化、狭小,才使得文学的创造力萎缩。



去筹款,解决一个作家平均8000多美元的费用。“国际作家工作室”先后接待了来自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作家,其中汉语写作的作家100多位。连安格尔也惊异,为了让不同倾向的作家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她一个弱女子身上竟会有如此大的力量。

“国际作家工作室”也打开了中国大陆作家和世界交流的大门,诗人艾青1978年复出后公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大门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打开的,再也关不上了。”聂华苓全家1978年回大陆探亲,她翻译过艾青的诗,非常钦佩艾青诗的力量,希望见艾青。但当时艾青还在“黑暗中”,没有平反,有关部门一开始不批准艾青露面,聂华苓就“一再一再一再要求见艾青”,甚至说“不见艾青我就不走”,终于见到了艾青。此后,艾青、萧乾、汪曾祺、吴祖光、王蒙、丁玲、冯骥才、张贤亮、阿城、王安忆等作家的身影都出现在爱荷华大学,迟子建感动地说,是聂华苓“最早为新

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因为文学这个窗口,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联合提名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书说,他们俩“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聂华苓的无私,来自她对于文学的理解和热爱。

1952年胡适从美国回中国台湾,胡适是聂华苓当时任职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聂华苓也认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然而,杂志主编雷震委派她到机场迎接,她却给雷震留纸条婉拒:“做襄先生:您要我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所。我既不美丽,也不爱热闹,请您饶了我吧!”《自由中国》同仁由此对她刮目相看,她也同时获得胡适的嘉许。翌年,她升任《自由中国》编委,并主编该刊文艺专栏。主持《自由中国》文艺栏7年期间,她对“反共八股”作品一律退稿,大量刊发纯文学作品。而她心目中的“纯文学”就是“写中国人在这个时代的处境,而延伸到‘人’的处境”。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之所以受到夏志清、叶维廉等著名海外学者广泛好评,就是以少女苓子的眼光,讲述西南偏远山乡的爱情悲剧。她的另一部长篇《桑青与桃红》(1976年中文初版,1981英文版),199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卷奖)曾被作为中国“女性心理的开山之作”而得到广泛研究,后来又被视为“离散”(Diaspora)文学的“始作俑者”,而它所呈现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历程更被人关注。为什么《桑青与桃红》在不同时代会获得不同的意义,展现出如此丰富的诠释层面?就因为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在“写真的象征”中超越了个人、国族,展现的是人的根本性处境。始终独立思考,一生挚爱文学,中国女性的心怀向世界敞开。

最后顺便说一句,李欧梵是聂华苓的女婿,这中间也颇有文学因缘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窥海斋】

讲演也好,讲座也好,讲学也好,动身前对方每每问我用不用电脑。我当即回答不用那个劳什子,纯属摇唇鼓舌,只将麦克风调好即可。依我个人极狭隘的经验,麦克风虽然技术含量少,但十之六七出毛病。音量调大则回声刺耳,调小则后座不知所云,不大不小之适中者殊为难得,纵使某某科技大学、某某理工大学等“985”科技名校,小小的麦克风亦有科技问题。

一次我拿这个“开涮”,台下笑声哗然,气氛立时放松。我所以看重麦克风,不外乎因为我只用麦克风,别无电脑等补救手段。不过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自傲: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压住阵脚,即使会

教室和 “钟乳石洞”

□林少华

风马云涌山鸣谷应,未必人人都能做得吧?

不但讲演,讲课我也一概不用电脑。这么着,一进教室便把脏兮兮沉甸甸的窗帘——我敢打赌,窗帘自挂上之日起从未洗过,师生谁都不具有窗帘乃定期洗涤之物的认识——哗一下子拉去两边,教室顿时大放光明,但见帅哥靓女、满室秋波,于是心中大快,但觉思泉涌,话语如水注坡。盖因其景方有其情,有其情方有其言,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实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假使窗帘四合,投影仪一道青光从天花板正中赫然泻下,教室不成了钟乳石洞!春不见灿烂樱花,夏不见五彩荷塘,秋不见黄叶纷纷,冬不见白雪皑皑,讲课如何能有激情?遥想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一次上《文选》选读课,刚上半小时,即宣布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原来那天正是农历五月十五,皓月临空,月华如水,上下澄明,如梦如幻。学生们静静倾听他吟咏《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时时讲,触景生情。教授忘乎所以,学生沉醉其中。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不知今夕何夕。

说回电脑。用电脑上课不仅使教室光线怪异,而且可能影响教师的姿势,形象以至脸色。一日我因故从正上课的教学楼长长的走廊中穿行,无意间往两侧教室左顾右盼。顾盼之间,不禁愕然。老师们几乎都不立于讲台正中高谈阔论,而把讲台让给了投影仪那道青光——那道青白色或白青色抑或种种颜色合成的扇形光柱,从讲台上方明晃晃投在黑板位置的一大块白色幕布上,形形色色,闪闪烁烁,教室俨然电影院。本是堂堂主角的老师却缩在教室一隅,身体前倾,脖颈前探,两眼直勾勾盯视电脑界面,口中喃喃自语,仿佛往日幻灯片解说员。还有的姿势复以金鸡独立,又或手插裤袋,甚至手托香腮,姿势五花八门,形象各具特色。不仅如此,光柱时而扫在老师脸上,致使平时大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教师脸色愈发不堪。其中一位我认识的刚毕业不久的女博士原本有几分姿色,气质也够优雅,却也无奈,体说美感,连职业性庄重或严肃性都大打折扣。

那么学生如何呢?学生虽坐在光柱下面,正光散光都光长莫及,但由于白色幕布图像图的反射,花容月貌也大多黯然失色。有人木然盯视幕布,有人举起手机对着幕布拍照——估计用以代替课堂笔记。这也难怪,“电影院”里很难做笔记。说实话,因我自己上课不用电脑,所以如此大面积连续目睹如此课堂场景还是头一遭。惊诧之余,饶有兴味,不由得像教务处巡视员一样沿走廊走了两个来回。

愚以为,理工科另当别论,而作为文科教师——尤其人文文科教师——倘不能用语言即用三寸不烂之舌讲述要讲的内容,那应该是不很够格的。当然,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并讨论她为什么微笑——例如讨论梁实秋文章中所云是因为发觉自己怀孕了而微笑还是发觉并未怀孕而微笑——倘不用电脑演示一下图像,那怕是有所不便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蒙娜丽莎并不关乎上课内容,更没有什么人对其微笑与怀孕的关联性兴致勃勃。

于是一次我问一位长相颇像蒙娜丽莎的女同事——上课干吗老用电脑?又不是讲蒙娜丽莎!“蒙娜丽莎”始而一愣,继而答曰:“其实语言课一般没那个必要。问题是学校有这个要求,还要求做电子教案,除了纸质教案……没那个要求你?”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